

心想手追—— 趙孟頫筆下的〈定武蘭亭〉

■ 陳建志

清人吳榮光（1773-1843）嘗言：「松雪書凡三變。元貞以前猶未脫高宗窠臼，大德間專師定武稊序，延祐以後變入李北海、柳誠懸法，而碑版尤多用之。」從中概可摩娑元代書畫巨擘趙孟頫（1254-1322）的書學淵源和特色，影響者眾，實則接受、調整了宋濂（1310-1381）「趙孟頫書風三變說」的內容而來。「大德間專師定武稊序」的看法獨特新穎，迥異前人。本文試作析探，並藉此梳理趙孟頫的書法與〈定武蘭亭〉的關聯。

「大德間專師定武稊序」說

吳榮光（圖1），原名燦光，字殿垣，一字伯榮，嘉慶四年（1799）進士，中試之後改定今名，別號荷屋、可庵等，廣東南海縣人。師從阮元（1764-1849），為清代嘉慶道光年間（1796-1850）著名的政治家，兼工詩文書畫，精鑑賞，尤以醉心藏書聞名，自謂：「余性好書籍，官京師二十年，聚至七八千卷。」¹著有《辛丑銷夏記》、《筠清館金石文字》、《歷代名人年譜》等。

吳榮光過眼、收藏趙孟頫書畫不下17組件，²曾經總結趙孟頫的書法來歷和特色，〈趙孟頫楷書杭州福神觀記卷〉拖尾跋曰：「松雪書凡三變。元貞以前猶未脫高宗窠臼，大德間專師定武稊序，延祐以後變入李北海、柳誠懸法，而碑版尤多用之。」這段文字紀錄真蹟猶存，³亦見載於其書畫著錄之中。（《辛丑銷夏記》卷3，頁520）事實上，「趙孟頫書風三變說」首見於明代開國文臣之首——宋濂，〈跋子昂書浮山遠公傳〉載曰：「趙魏公之書凡

三變。初臨思陵，中學鍾繇及羲獻諸家，晚乃學李北海。」〈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〉改曰：「蓋公之字法凡屢變。初臨思陵，後取則鍾繇及羲獻，末復留意李北海。」⁴後者語意和緩保守，孰先孰後，不得而知。然基本意涵大抵相同，皆是敘說趙孟頫的書法風格歷經三次變動及其取徑之對象。相較之下，不管是分期



圖1 吳榮光像 取自葉衍蘭、葉恭綽編，《清代學者象傳》，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9，頁329。



圖2 定武蘭亭真本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帖 000001

的界定，抑或是書學的對象、書法特色，吳榮光的「趙孟頫書風三變說」都更加具體明確，過去亦多見引用，影響力並不亞於宋濂。⁵

此處所謂的「定武楔序」，也就是〈定武蘭亭〉，意指根據北宋慶歷年間（1041-1048），自河北定武（今河北省定州市）出土的〈蘭亭序〉刻石摹拓而成的刻帖。因本文文首作「永和九年，歲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，修楔事也。」是以又稱〈楔帖〉。由於王羲之（303-361）書〈蘭亭序〉原蹟失傳，僅見臨、摹、石刻拓本流傳於世，此一號稱出自歐陽詢（557-641）之筆的〈定武蘭亭〉一經現世，遂成為後人臨池學書、仿刻複製的對象。例如北宋文人李之儀（1048-1117）即推重曰：「而一時能書如歐、虞、褚、陸輩人皆臨搨相尚，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。嘗有類今所傳者，

參訂，獨定州本為佳。似是鐫以當時所臨本，模勒其位置，近類歐陽詢，疑詢筆也。」⁶主要特徵有六：（一）行間畫有直行界格（欄），是以黃庭堅（1045-1105）詩曰：「世人盡學蘭亭面，欲換凡骨無金丹。誰知洛陽楊風子，下筆便到烏絲闌。」（二）首行右下角「會」字缺損，僅存一撇殘痕。（三）第十一行的「娛」字至第十六行的「將」字之間，因石面高低不平產生一斜裂紋，墨色上濃下淡。（四）第十四行的「欣」字和第十五行的「不」字之間多一「僧」字。（五）「湍」、「帶」、「右」、「流」、「天」五字缺損。（六）「崇」字山下有三小點，或一小橫。⁷過去研究各家看法不一，然多將〈獨孤僧本〉（東京國立博物館藏）、〈定武蘭亭真本〉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）（圖2）、〈吳炳本〉（東京國立博物館藏）置放在一起討論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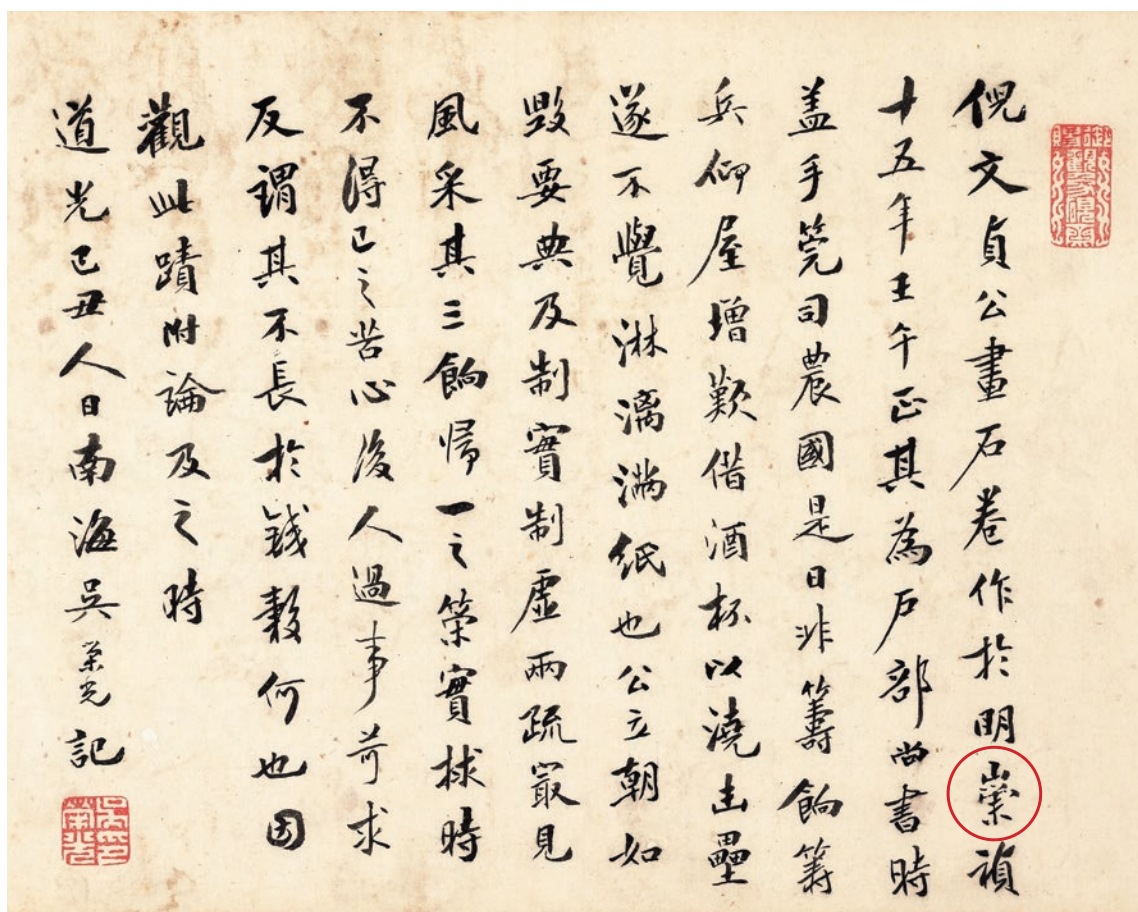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清 吳榮光 跋明倪元璐書畫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畫 000365

稱「定武原石拓本」、「真定武本」、「符合舊拓特徵，且流傳有緒」。⁸也有持不同意見者，例如張彥生（1901-1982）並不認為〈吳炳本〉是原石拓本，王壯弘（1931-2008）認為是「宋時翻刻本（或乃即薛紹彭翻本）」，王連起則說「根本不是定武本」。⁹

儘管〈定武蘭亭〉聚訟未減，餘波盪漾，但吳榮光應是首位注意到〈定武蘭亭〉與趙孟頫書法關係緊密的評論家，如《書林藻鑑》集結歷代趙孟頫書評 59 則，未見〈定武蘭亭〉相關字句。「大德間專師定武楔序」的觀察，可以說是發前人所未發，獨特新穎。¹⁰ 進一步查尋

後發現吳榮光對於〈定武蘭亭〉十分熟稔，並且視若至寶，曰：「蘭亭墨寶，既入昭陵，自以定武本為無上正覺，故以冠其首。次錄蘇齋摹落水本，以證定武之真。又次方及古刻與唐臨本。」（《辛丑銷夏記》凡例，頁 441）論者因謂「在吳榮光的書畫和法帖鑒藏中，蘭亭序無疑是其用力最多、所藏版本最精，並對其書法創作、書畫鑒藏影響最大者。」¹¹ 生平曾經過眼王澐（1668-1743）書籤本〈宋搨五字不損真定武蘭亭敘卷〉、〈定武蘭亭趙子固落水本卷〉、高士奇（1645-1703）書籤本〈宋搨定武蘭亭卷〉，書法文字亦受影響（圖3）。此外，

〈宋拓定武蘭亭序〉（文物統一編號為新 00166076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雖屬〈游相蘭亭〉系統，拖尾處亦有吳榮光親筆題跋，曰：「游丞相所集，余得見凡十二本，皆入晉府。改裝為卷者，內惟平原、永興二卷為最，然不及此本遠甚。今日觀此，恨不得取伯恭前輩所藏孫氏定武本一印正身。嘉慶戊辰（1808）五月十五日。芝山（宋葆淳，1748-1818）先生攜來，同觀者為伯臨（潘正亨，1779-1837）比部。南海吳榮光記之。」識見之廣，可見一斑。在此背景下，對於〈定武蘭亭〉和趙孟頫書藝之關係的表述也逐漸展露成形。跋〈元趙文敏金書金剛經冊〉曰：「松雪以四十六歲得定武契帖於獨孤長老，正銳意追討山陰書派之時。」（《辛丑銷夏記》卷3，頁518）甲午年（1834，63歲），〈元趙孟頫小楷書洛神賦卷〉拖尾題跋再次提起：

「余二十年前得公行書此賦。……後此二年，雖規仿蘭亭、聖教。而用筆消息與此同一鼻孔出氣，知此為公所書確然無疑者。此益見公之八法與年俱進，蓋公以四十六歲得定武契帖於獨孤長老，有十三跋，此後用筆乃直趨右軍矣。」（《辛丑銷夏記》卷3，頁523）兩年之後（道光丙申秋孟，1836），跋〈趙孟頫楷書杭州福神觀記卷〉時正式提出「趙孟頫書風三變說」的看法，「大德間專師定武契序」說於是生焉。其中關鍵在於吳榮光認定趙孟頫自大德三年（1299）獲得〈獨孤僧本定武蘭亭〉後，因銳意追求而書風大變。

然而，趙孟頫是否真如吳榮光所言「以四十六歲得定武契帖於獨孤長老」？又於大德年間（1297-1307）專心一意師法〈定武蘭亭〉，且僅止於〈獨孤僧本〉呢？由於〈定武蘭亭〉與趙孟頫書學的關係向來是研究焦點所在，近日亦見有新材料可供補充闡述，以下將扣合趙孟頫臨寫的〈定武蘭亭〉，據以分析、理解「大德間專師定武契序」的看法，也藉此機會認識其臨書觀及書藝表現養成的背景、脈絡和特色。

趙臨〈定武蘭亭〉的五個面向

從傳世作品來看，趙孟頫最早接觸到〈定武蘭亭〉的時間，可以上溯到至元二十六年（1289）抄寫姜夔（1155-1209）撰〈蘭亭考〉之際，文首曰：「蘭亭真蹟隱，臨本行于世。臨本少，石本行于世。石本雜，定武本行于世。」（圖4）爾後便陸續出現各式各樣〈定武蘭亭〉的臨帖，或墨蹟，或拓本，或僅存著錄。¹² 這些臨帖的範本，有些出自自家囊笥，有些則是友朋之收藏。像是前述三本〈定武蘭亭〉皆有接觸，如〈定武蘭亭真本〉拖尾趙跋已經敘明為喬簣成（約1244-1313）舊藏（圖5），時在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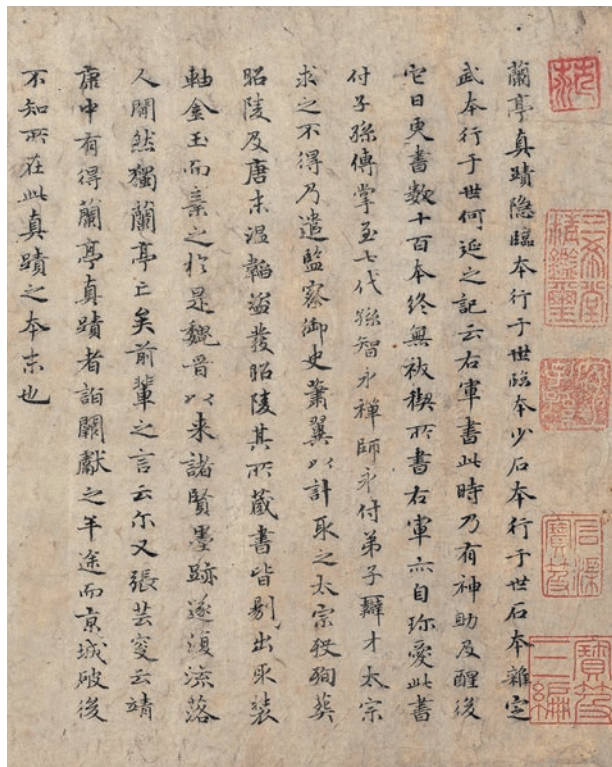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元 趙孟頫 書契帖源流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08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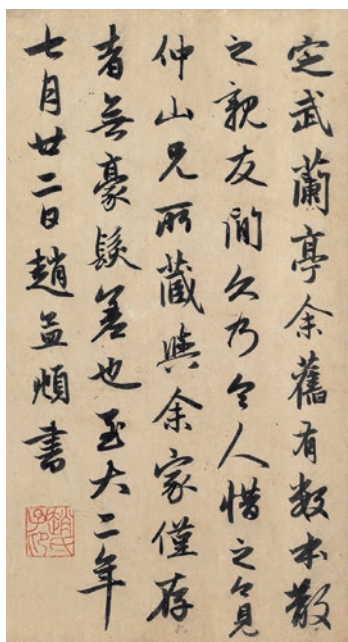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元 趙孟頫 跋定武蘭亭真本 卷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帖 000001



圖6 元 趙孟頫 臨獨孤僧本 局部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《ColBase 國立文化財機構所藏品統合検索システム》：https://colbase.nich.go.jp/collection_item_images/tnm/TB-1351?locale=ja#&gid=1&pid=12，檢索日期：2023 年 12 月 14 日。

表一 趙孟頫臨〈定武蘭亭〉一覽

作者製表

作品名	紀年	推測書寫年代	館藏地	備註
蘇博本	無紀年	大德二～三年（1298-1299）	蘇州博物館	
樂善堂帖本	無紀年	至大元～二年（1308-1309）	中國國家圖書館	
東博本	至大三年（1310）		東京國立博物館	
北京故宮本	無紀年	至大三年（1310）	北京故宮博物院	疑偽
趙子昂書帖本	至大四年（1311）		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	
金琮跋本	無紀年		無錫博物院	偽
王芾跋本	無紀年		國立故宮博物院	偽

大二年（1309）。而〈獨孤僧本〉則是至大三年（1310），奉詔北上大都（今北京）途中自獨孤淳朋（1259-1336）處乞得而來，並留下臨本（圖6）。吳炳（生卒年不詳）自跋則稱〈吳炳本〉

曾經趙孟頫、鮮于樞（1246-1302）二公過眼。¹³ 趙臨〈定武蘭亭〉的真偽、編年過去多有考究，計6組件（表一）。其中的〈金琮跋本〉、〈王芾跋本〉已經徐邦達（1911-2012）、王連起鑑

定爲僞，¹⁴ 本文追隨其說，不贅。而〈上虞丁氏藏本〉陳一梅認爲是〈定武蘭亭〉的臨帖，王連起非是，因未見完整圖像，亦不討論。¹⁵ 另外，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庋藏有一件名爲《趙子昂書帖》的拓本，收錄〈蘭亭〉（以下稱〈趙子昂書帖本〉）、〈大雨賦〉、〈金剛經〉、〈洪範〉4件作品。〈趙子昂書帖本〉過去未見討論，然其用筆精到，結字與其他趙書同出一轍，亦有〈定武蘭亭〉的特徵，故納入探討。以下從書法的特徵、書寫的時間、臨帖的數量、臨帖的意識、真僞鑑定五個面向入手，探析這5件〈定武蘭亭〉的臨帖和「大德間專師定武楔序」說的關聯，分述如下。

一、書法的特徵

首先要確認的是，如何判斷這5件書法作品即是〈定武蘭亭〉的臨帖呢？如前所述，〈定武蘭亭〉具有異於其他〈蘭亭序〉的獨特性，也反映到趙孟頫的臨帖之上。舉例來說，〈蘇博本〉、〈樂善堂帖本〉、〈北京故宮本〉行間畫有直行界格（欄），爲〈定武蘭亭〉的重要特徵之一。〈蘇博本〉、〈北京故宮本〉、〈趙子昂書帖本〉首行右下角「會」字處留白，顯然是意識性地故意空著不寫，而非疏失或遺漏。〈東博本〉因火燒未見，〈樂善堂帖本〉「會」字則是被臨寫出來（圖7）。另外，〈樂善堂帖本〉、〈東博本〉、〈趙子昂書帖本〉「崇」



圖7 趙孟頫臨〈定武蘭亭〉首行「會」字

表二 趙孟頫臨〈定武蘭亭〉的「崇」字

作者製表

	定武蘭亭真本	蘇博本	樂善堂帖本	東博本	北京故宮本	趙子昂書帖本
崇						

字山下有三小點，筆畫和筆順也相當清楚，可見其來有自（表二）。

二、書寫的時間

5件臨帖之中，除了〈東博本〉（至大三年，1310）、〈趙子昂書帖本〉（至大四年，1311）有明確的紀年之外，其餘3件均僅留簽款「子昂」（圖8）。〈蘇博本〉錢鏞認為是元貞元年（1295）所作，王連起從風格研判為壯年之筆，約在大德二年至三年（1298-1299）之間，¹⁶〈樂善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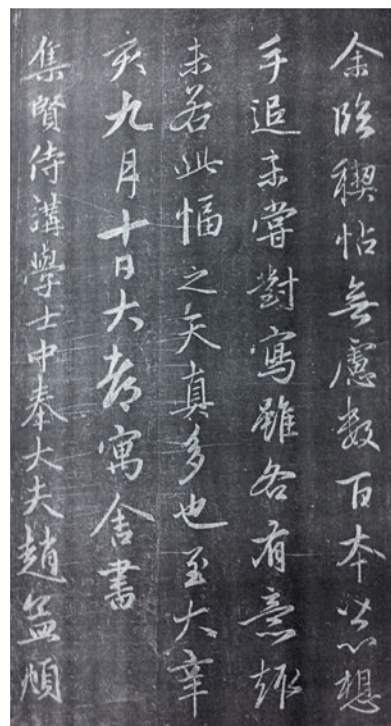
帖本〉則在至大元年至二年（1308-1309）之間，而〈北京故宮本〉因與〈東博本〉和〈吳靜心本趙孟頫十六跋定武蘭亭〉有關，被推測和〈東博本〉是同年之作（後述）。¹⁷

三、臨帖的數量

趙孟頫一生究竟臨寫過幾本〈定武蘭亭〉？確實已難查實。不過，〈趙子昂書帖本〉後方一段親筆題跋可供參考，曰：「余臨稷帖無慮數百本，皆心想手追，未嘗對寫。雖各有趣，



圖8 趙孟頫臨〈定武蘭亭〉的落款和書寫的時間

圖9 元 趙孟頫 題趙子昂書帖本 冊
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作者攝

未若此幅之天真多也。至大辛亥九月十日大都寓舍書，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頫。」（圖9）文中自稱臨寫〈蘭亭序〉無慮數百本，可謂勤勉不懈，又似有追仿隋僧智永（生卒年不詳）「積年臨書千字文，得八百本。」之雄心壯志。仇遠（1247-1326）以外，董其昌（1555-1636）也曾為此偉業背書說：「趙文敏臨禊帖，無慮數百本，即余所見，亦至夥矣。」¹⁸

四、臨帖的意識

上述5件趙臨〈定武蘭亭〉相當程度保留了原帖的面貌和特色，但也做了些改動。例如，「或因寄所託」的「因」字並不照著寫，而是改寫成「囙」（表三），第十四行的「欣」字，和第十五行的「不」字之間特有的「僧」字也不臨寫，顯現其對〈定武蘭亭〉的純熟與一貫的寫法和態度（圖10）。前引跋自稱臨寫〈蘭亭序〉心想手追，未嘗對寫，董其昌雖然也注

表三 趙孟頫臨〈定武蘭亭〉的「因」字

作者製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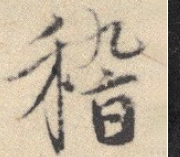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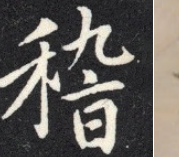
	定武蘭亭真本	蘇博本	樂善堂帖本	東博本	北京故宮本	趙子昂書帖本
因						



圖10 趙孟頫臨〈定武蘭亭〉無「僧」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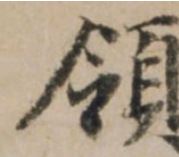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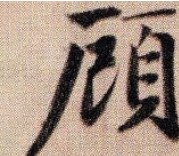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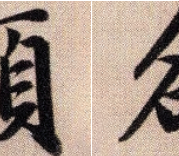
表四 趙孟頫臨〈定武蘭亭〉的「稽」字

作者製表

	定武蘭亭真本	蘇博本	樂善堂帖本	東博本	北京故宮本	趙子昂書帖本
稽						

表五 〈北京故宮本〉與其他同時期趙孟頫書「頁」字

作者製表

	東博本	北京故宮本	趙子昂書帖本	崑山淮雲院記	崑山淮雲院記
頁					
	崑山淮雲院記	崑山淮雲院記	崑山淮雲院記	崑山淮雲院記	崑山淮雲院記
頁					

表二至表五圖版來源：定武蘭亭真本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，故帖 000001；蘇博本：蘇州市博物館藏，取自書法編輯部，《書法》，15期（1980.6）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80；樂善堂帖本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，取自《樂善堂帖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6；東博本：東京國立博物館藏，取自《ColBase 國立博物館所藏品統合検索システム》；北京故宮本：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，取自王連起主編，《元代書法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1；趙子昂書帖本：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，作者攝；崑山淮雲院記：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，取自王連起主編，《元代書法》，2001。

意到此一現象，曰：「子昂背臨蘭亭帖，與石本無不肖似，計所見亦及數十本矣。」¹⁹但卻也錯過了那講究全篇風采神韻，與偶得「天真」的得意。

五、真偽鑑定

據前所述，〈蘇博本〉的書寫時間較早，約在大德二年至三年之間，其他 4 件則集中在至大元年至四年之間，用筆、間架書風理當貼近相似。然如（表二）所示，〈北京故宮本〉的「崇」字，與其他年代相近的臨帖出現不同的寫法。進一步比對後可見「稽」字（表四）、「頁」字也是如此（表五）。由於〈趙孟頫跋吳靜心本定武蘭亭〉已有論者疑為俞和（1307-

1382）作偽，²⁰夾雜其中，向來被視作真蹟的〈北京故宮本〉的真、偽、是、非也應該重新檢視釐清才是。

綜上所述，今日所見趙臨〈定武蘭亭〉大都集中在至大年間，並於至大三年乞得〈獨孤僧本〉，時年五十七歲，而非吳榮光所謂的四十六歲，「大德間專師定武稷序」說有待斟酌，不可盡信。更何況〈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〉（大德七年，1303，私人藏）、〈三門記〉（無紀年，東京國立博物館藏）等碑版類的作品均為趙孟頫大德年間所書名作，一般認為受到李邕（678-747）的影響，卻未見闡發細說，恐有視而不見之嫌，更顯此說之突兀無力。

小結

〈定武蘭亭〉是中國書法史上理解王羲之、歐陽詢書法，以及刻帖的製作與演變至關緊要的範本之一。身為二王的追隨者，趙孟頫未曾缺席。與眾不同的是，書寫於至大年間的臨帖之作和跋語，除了顯示出特有的書藝表現和影響力之

外，無疑也是洞悉趙孟頫臨古的意識和心境至佳的第一手史料，有待今後持續揣摩探索。

附記：〈趙子昂書帖本〉之圖像的版權，有賴韓國漢陽大學鄭珉教授居中協調取得，謹致謝忱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註釋：

1. 朱萬章，〈吳榮光書畫鑒藏印說〉，《中國書法》，337期（2018.9），頁203。
2. （清）吳榮光，〈辛丑銷夏記〉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，據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影印），冊1082，卷3，頁501-523。
3. 〈趙孟頫書杭州福神觀記卷〉，《北京故宮博物院官網·法書》<https://www.dpm.org.cn/collection/handwriting/231293.html?hl=%E5%BB%BA%E7%9B%8F>（檢索日期：2023年12月14日）。
4. （明）宋濂，〈跋子昂書浮山遠公傳〉，《黃譽刻宋學士先生文集輯補》，收入《宋濂全集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4），輯補3，冊7，頁2295；〈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〉，《鑒坡後集》，冊3，卷9，頁910。
5. 外山軍治，〈趙孟頫の研究〉，《書道全集·元·明I》（東京：平凡社，1956），卷17，頁12。
6. （宋）李之儀，〈姑溪李之儀跋薛氏本〉，桑世昌，〈蘭亭考〉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出版社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682，卷5，頁103。
7. 張彥生，〈善本碑帖錄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），頁199-203；張光寶，〈〈定武蘭亭〉真蹟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5期（1985.4），頁31-32；何傳馨，〈晉王羲之定武蘭亭真本卷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00期（1999.11），頁60。
8. 馬成名，〈常見的《蘭亭》臨摹本和刻本〉，《書法》，15期（1980.11），頁19；啓功，〈蘭亭考〉，《啓功叢稿·論文卷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），頁48-50；何傳馨，〈故宮藏《定武蘭亭真本》（柯九思舊藏本）及相關問題〉，收入華人德、白謙慎主編，〈蘭亭論集〉（蘇州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338。
9. 張彥生，〈善本碑帖錄〉，頁200；王壯弘，〈帖學學要〉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119；王連起，〈定武蘭亭吳炳本、獨孤本考略〉，《書法叢刊》，2006年3期，頁35。
10. 馬宗霍，〈書林藻鑑〉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5），頁151-155。
11. 朱萬章，〈清代私家鑒藏與主流書畫圈——以吳榮光藏蘭亭序為例〉，《美術學報》，2011年6期，頁70。
12. 陳一梅，〈定武蘭亭與趙孟頫書風〉，《南京藝術學院學報》，2011年3期，頁72-76；張丙金，〈趙孟頫與《蘭亭序》〉，《美育學刊》，8期（2012.1），頁90-98；王連起，〈趙孟頫臨跋《蘭亭序》考〉，《趙孟頫書畫論稿》（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2017），頁74-117。
13. 〈定武蘭亭序（吳炳本）〉，《開放博物館》https://openmuseum.tw/muse/digi_object/589eabdd835760235ea1473eccce57df#116081（檢索日期：2023年12月14日）。
14. 王連起，〈趙孟頫臨跋《蘭亭序》考〉，頁97-102。
15. 陳一梅，〈定武蘭亭與趙孟頫書風〉，頁74；王連起，〈趙孟頫臨跋《蘭亭序》考〉，頁97。
16. 錢鏞，〈新見的《趙孟頫臨蘭亭序》〉，《書法》，15期（1980.11），頁20-21；王連起，〈趙孟頫臨跋《蘭亭序》考〉，頁74-117。
17. 王連起，〈趙孟頫臨跋《蘭亭序》考〉，頁89-94；王連起，〈趙孟頫行書臨定武蘭亭序卷〉，《元代書法》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1），頁76。
18. 王連起，〈趙孟頫臨跋《蘭亭序》考〉，頁75；（明）董其昌，〈跋自書〉，《畫禪室隨筆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出版社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867，卷1，頁430。
19. （明）董其昌，〈題跋〉，《容臺別集》，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，據明崇禎三年〔1630〕董庭刻本影印），冊32，卷3，頁486。
20. 田振宇，〈趙孟頫跋《吳靜心本定武蘭亭》辨偽〉，《中華書畫家》，69期（2015.7），頁113-121。